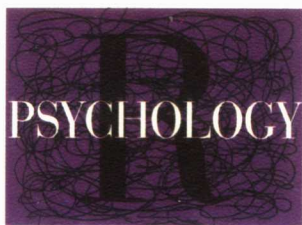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著 佟德志 刘训练 = 译

革命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著 佟德志 刘训练 = 译

革命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心理学 / (法) 勒庞著; 佟德志译. — 长春: 吉林人

民出版社, 2004. 10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ISBN 7-206-04482-4

I. 革… II. ①勒… ②佟… III. 革命—政治心理学 IV. 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056 号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Gustave Le Bon

Translated by Bernard Miall

据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3 年版译出

革命心理学

著 者: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 佟德志 刘训练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封面设计: 闫志杰等 责任校对: 赵秋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电 话: 0431-5649710

印 刷: 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482-4/B·173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憚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出版说明

关于勒庞，中国的知识界是熟悉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的中译本在稍早时候的问世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也因为他在我国学界的持久影响力。勒庞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熟稔，使他的作品拥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兼之法国式的随兴而至的叙述风格，往往给读者带来一些特异的体会。

《革命心理学》是一部试图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理路数的著作。其特殊的对政治的社会的行为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这部著作，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作为学术作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不过，由于《革命心理学》是一部诞生在 20 世纪早期的作品，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文中不乏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和批评之词，一些出于作者对暴力流血的厌恶和恐惧，而另一些则显然来自作者的误解和偏见，有攻讦的涵义。此外，作者对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并对他所不了解的革命运动妄加评论和下结论。这也有违学术的严谨精神。对于这些种种缺点，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合理取舍。

译者引言

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勒庞著作有十数种之多。^①其中，以研究大众心理的《乌合之众》最为有名，该书曾被译为 17 种文字，^②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勒庞的著作大多被译为英语，有些著作甚至有几种英译本。比如，《革命心理学》一书就曾有两种不同版本。^③

勒庞亦较早地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早在 1920 年，梁启超等人组织了共学社，在张元济的支持下翻译了《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等两套丛书，译介国外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法国作者的作品。在前后百多种译著中，除了被梁启超誉为“新派哲学巨子”的柏格森的著作外，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勒庞^④的著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前后达五种之多，足见中国保守派对勒庞的重视。张东荪以勒庞著作为“枕中秘本”，赞叹勒庞之说“精邃绝伦”，常叹不谙法文，而译书又少，不得而知其全貌。

勒庞早年习医，得有博士学位；而他本人又喜欢研究政治与社会，两相结合使勒庞在政治心理学、大众心理学、革命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诸多领域皆有所建树。勒庞更为敏锐地看到了群体心理研究对民主理论的影响，以政治心理学的独特视角拓宽了民主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勒庞研究问题时所持有的新鲜视角、文理兼修的博学风格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一股清风。

其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极大地开拓了政治研究的领域，对后来西方政治心理学乃至政治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奥地利经济学家、民主理论家熊彼特十分服膺勒庞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及其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勒庞“给予作为古典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⑤

尽管勒庞宣称自己用的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但是，他对大众心理的研究常常是限于孤立的观察和对历史总结。勒庞只是用他一些极为个别的例子向人们表明了现代组织理论中最为基本的一个原理，即组织的非加和性。在组织中，一加一常常不等于二。这并不是说一定会比二小，对于一个有效的组织来说，常常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这并不像勒庞所认为的那样，“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⑥

勒庞的心理分析方法与法国泰纳学派的国民性、文化心理解释一脉相承。泰纳学派所特有的那种对法国革命的病态描述，以及这一学派在史实选择上的刁钻和片面在勒庞的这篇作品中随处可见。因此，我们看到，由于勒庞对心理分析的过分偏信，亦使他的分析更多了唯心的成份，对事件的分析亦常常陷入一种揣度，缺乏历史性。勒庞的这本《革命心理学》激烈地批评法国大革命，否定理性、抨击平等、蔑视大众民主以及人民主权，多有偏颇之处，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另外，勒庞的论述中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在少数。例如，他一方面曾将拿破仑视为大革命的继承者，认为是拿破仑“巩固了大革命，而不是破坏了大革命”。^⑦另一方面他又将拿破仑视为旧制度的恢复者。认为在拿破仑在称帝后的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建旧制度”。^⑧勒庞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然而，在勒庞那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宽容。他甚至要对那些闹事的革命者“斩尽杀绝”，

并将其视为“有史以来发现的保护一个社会免受叛乱之苦的唯一办法”。^①这种对另一种暴力的露骨宣扬更让人不寒而悚。

学而不思则罔，对于勒庞原著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缺憾，相信读者会在思考中付之一笑。如果能有所启发，则更是读者之明。

本书由我和刘训练各自分头翻译，并互相进行了校对。我的导师徐大同教授一直关心书稿的翻译工作，庞金友、牟硕、刘婵嫒帮助审校了译稿，我的好友，天津教育出版社的王光昭亦对译稿做了审校工作。在此，向他们的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贤治先生，他对书稿的翻译一直给予肯定和支持，书稿出版几易其处，均得到林先生的关爱，在此特别致以谢意。

2002 年佟德志谨识

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

注 释：

①具体的著作表请参阅本书附录，该附录根据因特网材料搜集整理而成，主要依据亚马逊书店的书藉列表，附有中文及英文对照。

②此统计根据冯克利为《乌合之众》一书所做的序中所言。参见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载〔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p. 3。

③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G. P. Putnam's Sons, 1913);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Transaction Pub, 1980)

④对勒庞名字的译名并不统一，有勒朋、黎朋、勒庞等多种译法。

⑤〔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p. 380。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p. 20。

⑦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3, p. 266.

⑧同上，p. 148。

⑨同上，p. 55。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

——代译序

以前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

这话在第一代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家那里显然有失公允。早期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托克维尔与基佐师生二人都经历过大革命：基佐的父亲被送上断头台，使7岁的基佐成为孤儿；托克维尔的父母曾被捕入狱，幸亏“热月政变”，才得以死里逃生。革命的身经经历让他们深知文字之重；然而，当人们坐在书桌旁冷静地审视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时，就颇似观看动物世界：歌唱的小鸟栽倒在枪口下，它带给我们的不是同情的颤栗，而是捕获猎物时的快感。文字之轻能够表达血火之重吗？

一、轻与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人们戴着观念的眼镜审视历史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个人的喜好与感情。然而，勒庞却试图以一种心理学家的不偏不倚来检查历史，以文字之轻，再现历史之重。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读到卡里埃命令将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颈，使之失明并承受可怕的折磨时，我们显然无法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如果希望理解这些行为，就必须像博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慢地享用一只苍蝇一般，不必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旦理性受到鼓动，就不再是理性了，它将解释不了任何东西。^①

就这样，勒庞试图以文字的刀切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血火交映的法国大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勒庞是“法国的柏克”。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等历史事件为主线，勒庞透视了大众的政治心理，并对法国大革命后大众心理的演进做了独具特色的描述。毕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比柏克更有发言权的“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就更加深入。人类知识的发展使勒庞能够更超脱地看待过去，他独特的心理学分析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刀，撕开那层若有若无的面纱，引领我们更沉重地看清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勒庞更是“血淋淋的柏克”。

1. 革命的恐怖

继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不到 50 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 1 376 人，平均每周达 196 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 50 人。^②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时，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马不停蹄地砍死了 2 700 人。人们曾经景仰的面孔越来越少，断头台的“荣誉”也平民化了：据勒庞的描述，“在大恐怖时期，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特权阶级，有大约 4 000 名农民和 3 000 名工人也成了铡刀下的冤魂。”^③

有人曾经做过比较，以绞首刑致死一个人需要 7—15 分钟，用电刑需要 4 分钟。相比之下，断头台的速度是惊人的，“21 名吉伦特派成员用了 30 分钟，31 名税务官用了 35 分钟，54 名红衫党甚至只用了 28 分钟”。断头台的效率绝不亚于那些最为现代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是，激动的“巴黎人民”还是围着上街视察的罗伯斯庇尔激动万分，抱怨“断头台的工作太慢了”，吵嚷着要加速杀人。

然而，塞纳河的鲜血还刺痛了善良的人们，堪称“铁面”的司法部长丹东向罗伯斯庇尔哭谏道：

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么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④

就在 3 月 31 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在人民法庭上，丹东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

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⑤

革命法庭没有时间听这个想“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的“卑鄙小人”罗里罗嗦。4月5日，丹东以“乱党”、“叛国”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本来有机会逃走的丹东在断头台上对刽子手大声吼道：

把我的头拿去给人民看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

然而，人民看得太多了！勒庞深有感触地指出：

人们所拥有的感觉是如此迟钝，以致对这样的场面最后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⑥

孟子曾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⑦难道人们在目睹这一桩桩死刑时就没有一点同情吗？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杀戮会如此盛行呢？革命中的大众又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呢？“人民”成了希腊神话迷宫里那只嗜血的米诺牛了吗？

2. 暴力与情感加速度

勒庞认为，从革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容易解释。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勒庞试图用曲线表达这样的变化，他指出：

如果能够对集体情感进行准确测量的话，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条曲线来解析它们：这条曲线一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这一曲线的方程式可以被称之为集体情感变化的方程式，它反映了集体情感受到持续的刺激而发生变化的过程。^④

勒庞描述了这一情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理想的刺激不断地被夸大，并产生了向行动转化的要求。当自然进化的进程跟不上思想的激流勇进时，狂热的革命就超越它，大踏步地把它扔在后面，把它连根拨起，踏过它破败不堪的废墟前进，奔向乌托邦的顶峰。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强有力的道德感和令人窒息的权力极力地充斥所有的真空，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怖的平衡。

当大众情感不断攀升时，它是受到那些革命领袖控制的，那种为了推行某种信仰的杀戮常常是唯革命领袖的长剑所指。然而，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暴力的水平不断冲高，断头台的记录一再刷新，领袖的长剑开始无法满足革命大众的狂热。暴力以加速度升温，制造暴力的人也无法阻止它，直到被激起的狂热终于达到了再也无法攀升的限度。革命几起几伏，每个人都如惊涛骇浪中的一页扁舟，无以自持，即使是那些投身革命的人也受到情感因素、神秘主义因素以及集体因素的影响而“身不由己”，甚至一个接一个地被押上断头台。

情感的加速度带来了暴力的加速度，法国大革命成了一支失去控制的导弹，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一贯的目标支配它。人们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来飞去，等待着废墟和鲜血。对于革命暴力的这种加速度现象，托克维尔曾感到无以言状的恐怖。他指出，“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⑨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人们就只剩下希望了。那么，革命又是怎样停止的呢？勒庞认为，这出于情感能量的耗尽。他指出：

快乐就像痛苦一样，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而且，所有的情感如果过于激烈，都会导致感觉麻木。我们的有机体只能支持一定极限的欢乐、痛苦或努力，并且它也不能长时间地承受这种极限。就像紧握着一个测力计的手掌一样，它很快就会耗尽能量，最后不得不突然地松开。^⑩

这样，以加速度方式不断膨胀的“革命”情感最终突然断裂，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一些人开始铤而走险。尽管情感的加速度发展盛极而衰，但是，暴力的加速度却并不会嘎然而止。勒庞认为，那些长久地沉醉在梦幻中的人们一旦醒觉，就开始拒绝改造。这时，大众的激情已经渐渐消退，甚至出现相反的情感。那些“革命者”被抽去了群众的基础，步履维艰，更加依赖于暴力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的主张。^⑪尽管暴力已经走向尾声，但强度却丝毫没有减弱，暴力加速度的曲线下落滞后于情感加速度的曲线，为革命者最后的热情做一个总结。

3. 恐怖行为的心理分析

那么，人们又为什么会如此放纵，以致于杀人如麻呢？在这一点上，勒庞更倾向于泰纳学派的观点。他认为，“至高无上的人民

一旦放纵自己的本能，摆脱一切社会约束，就会蜕化为原始的野蛮人。”^⑭在勒庞的眼里，纪律可以改造人，一旦摆脱了纪律的约束，“任何民族和军队都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⑮

勒庞认为，大革命在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大众革命的同时“演化为以本能对抗理性的斗争，试图颠覆那些使我们脱离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的种种清规戒律。”^⑯革命者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状态的发展方向。”^⑰对于这群疯狂反对传统的“革命者”，托克维尔曾有过一段论述，他写道：

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⑱

勒庞将这一切归因于大众的心理。一方面，大众天生的就有一种追随的奴性；另一方面，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则正看中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颗燧石，利用大众的盲从和轻信点燃了激情之火。在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众的情感开始以加速度冲向强度的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多数人缺乏自我实现的强烈意识，甚至不知道想要些什么，他们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宁愿追随一个自信的领导者，而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马斯洛在加州做管理咨询时就得出了与陀思耶夫斯基、弗洛姆和其他思想家一样的结论：“许多人都害怕作出自由选择，情愿别人替他们作出决定。”^⑲

事实上，在勒庞的时代，持此观点的人就已不在少数了。帕雷托认为，所有的个人从出生起就具备一种性情，要么是“统治者”